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 
第八十六回 陳清捉拿彩花蜂 尹亮夜入三聖廟

話說彩花蜂尹亮拉著那位姑娘，連恐嚇帶央求。那烈女視死如歸，大罵淫賊，說：「你這傷天害理之賊，還不給我退去！」尹亮說：「好，你是不要命了！」一刀便把那姑娘殺死。他用粉漏子漏了一朵梅花，上落著一個蜜蜂兒，又提筆在粉牆之上寫了幾句詩，留下姓名。寫的是：背插單刀逞英雄，雲遊四海任縱橫。

白晝看見窈窕女，黑夜前來會美容。

豪傑有意求雲雨，佳人薄倖太無情。

因奸不允傷人命，我號人稱彩花蜂。

彩花蜂寫完了字，投筆於桌上，往外逃走。方要走時，忽見對面來了幾個查夜的人，連忙藏躲，候人過去，他才走了。

二府同知法福理次日早晨起來，肉跳心驚，行坐不安，正不知所因何事？忽見乳母劉氏來報，說：「老爺不好了，姑娘不知被何人殺死？」法福理聽乳母之言，嚇得面如土色，連忙帶領從人，親身到妹妹房中去，看是什麼緣故？到了樓上，血腥之氣透人鼻孔之內，見他妹妹和丫環的死屍仰臥於地。抬頭一看，見牆上還有幾行字跡。法福理看罷，立刻氣得面目改色，大罵賊人。自己先派家人預備棺材，叫他們裝殮起來。然後升

堂，叫齊了三班人役，說：「來人，傳捕快陳清、馮玉二人前來，派他二人辦案。」衙役等答應，急速把兩個大班頭叫來。

那陳清綽號人稱賽叔寶，馮玉綽號人稱醉尉遲，二人練得好武藝，結交天下英雄，在本衙門充當捕快頭目，辦案拿賊，稱為第一。今聽老爺呼叫，連忙上堂，給老爺請安，說：「老爺呼喚下役，有何事吩咐？」法福理說：「陳清、馮玉，你二人乃頭役之流，今日本府衙內，被彩花蜂賊人殺死三條人命。我給你二人三天限期，定要拿住彩花蜂淫威。他殺死丫環與小姐，還在牆上留下詩句。你二人如拿獲賊人，本分府賞白銀二百兩；倘若你等不認真查拿，我定要從重處治。」二人答應，立時領簽票出了衙門，回到下處，換好隨身衣服，暗帶兵刃，先在各處尋訪蹤跡，卻並無下落。

二人無法可施，到十字街慶勞樓酒館正面樓上坐下。那馮玉一生最愛飲酒，千杯不醉，他生得面黑，因此得了一個綽號叫醉尉遲。二人見酒樓上吃酒的人不多，方才坐下，跑堂的認得他兩個，說：「二位班頭來了，今有什麼公事？」陳清說：「我出城探視我們馮賢弟，他最愛飲酒，不論在哪裡都喝，你給我二人要幾樣菜，送上十壺酒來。」二人喝了幾杯，心中悶悶不樂。陳清說：「馮賢弟，你我在衙門內總算數一數二的，今日這案就不好辦。你想，這彩花蜂是怎的一個綽號兒，你我也不知是男是女、是僧是道、是老是少，並未看見，怎麼拿他？」

就是彩花蜂來了，咱們也不認識，這如何是好？」馮玉說：「大爺且喝酒，喝完了酒再想主意。俗語說的好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我不是說大話，這個賊人也不算什麼英雄，殺了人留下詩句，是並無一人識他，我要知道他的面貌如何，他想逃走就比登天還難。」陳清說：「這話說的是，你我要認識他，拿他就如探囊取物，不費吹灰之力。」

二人正說著話，忽見南邊對面桌上，一個人站了起來，身高七尺，白淨面皮，長眉朗目，俊俏人物，身穿寶藍綢緞長衫，足登青緞快靴，在那邊吃喝完畢，把大衫脫下來包在包袱之內，手中拿著小包袱，來到賽叔寶陳清、醉尉遲馮玉跟前說：「你二位方才所說之話，我已聽夠多時了。你二位乃本分府的班頭，要拿彩花蜂的嗎？」陳清、馮玉二人說：「不錯，你怎知道？」

那人說：「你二人認不認識彩花蜂呢？」陳清、馮玉說：「我們並不認識這彩花蜂是何人。」那人說：「二位要拿他，遠在千里，近在目前。」陳清聽到這裡，一拉那人說：「朋友請坐，你必是認識此人，可帶我二人一同前往，這要拿住他，我二人必然重謝。」那人說：「你不必拉我，我告訴你吧！」陳清放開手說：「請坐細講，咱們三人且喝完酒去。」那人一陣冷笑，說：「我酒是用過了，你要拿，彩花蜂就是我，我就是彩花蜂。」陳清、馮玉二人聽了說：「好，你算是好朋友，我二人正在為難，你打這場官司，我們好交朋友，無論怎麼，都有我二人照應你。」

那人聽到這裡，說：「要打官司，我手中之刀卻不願意。」伸手抓刀，掄起就砍，陳清、馮玉掄起鐵尺相迎。這二人武藝超群，與彩花蜂三人殺在一處，把那些吃酒之人，都嚇得各處藏躲。

尹亮跳下樓去，陳清、馮玉二人各擺兵刃說：「你往哪裡逃走？」方跳至大街，正南來了蘇永祿，一看那彩花蜂尹亮從樓上跳下來，他把帶子一擲，提刀趕將過來說：「彩花蜂，你往哪裡走！我必要結果你的性命，二太爺自上蔡縣跟你下來，甚不容易。」彩花蜂尹亮聽蘇永祿喊著過來，要幫助陳清、馮玉動手，急伸手掏出一隻毒藥鏢來，照定那馮玉咽喉打去。馮玉連忙一閃，正中左肩之上，「哎喲」一聲，倒於地下，不省人事。那時彩花蜂便跑了。

陳清過來扶起馮玉，蘇永祿也趕到說：「了不得啦！這是

毒藥鏢，我家兄曾受他一鏢，請人看過，尚不知生死。」陳清說：「兄台貴姓？是何處人氏？來此何干？」蘇永祿說：「我姓蘇名永祿，乃上蔡縣班頭，為捉彩花蜂而來。他在上蔡縣留下兩條命案，我兄長中了他一鏢，還不知生死。我奉諭前彩拿他，見你二位與他動手，我趕奔前來想要把他拿住，不想這個朋友又被他所傷。未領教你二位貴姓？」陳清說：「我叫陳清，他叫馮玉，是本處的捕快頭目。只因昨天夜間，衙內出了殺死小姐、丫環等三條命案，我二人奉老爺之命來拿彩花蜂。我這二弟家有寡母，他要死了，便無人奉養。這鏢打在肩頭，你看全都腫了，這是毒藥鏢，我常聽人說過，非勝家寨五福化毒散、八寶拔毒膏不能治此鏢傷。」蘇永祿說：「這勝家寨在哪裡？」

陳清說：「天下皆知宣化府黃羊山勝家寨，老莊主神鏢勝英，收了些徒弟，都是有名之人。他去世了，今還有他的兒子，也有五六十歲了。神鏢勝英這位老英雄，可算是有名的豪傑，他家有五福化毒散、八寶拔毒膏，最能治這毒藥鏢傷等症。」蘇永祿聽了，說：「我去要點藥來，你也給他請人調治才好。」陳清說：「我在這二府衙門等你，千萬別過三天。他這鏢也是勝家寨傳授，打在四肢還輕，三天准死。你去吧，千萬給求了藥來。」蘇永祿說：「你我一見如故，我無不盡心。」

他順路出了保安，正往前走，忽見彩花蜂尹亮在前面不遠蘇永祿不敢過去拿他，只在暗中跟隨，看他往哪裡去，再作計較。跟了有七八里路，見前面有一座古廟，裡面有東西配房大殿，尹亮一下就竄進去了。蘇永祿心中說：「他在這裡很好，我自有意。」轉身向南，又來在保安地方，要上酒樓去訪問陳菲在哪裡住。只見從酒樓上出來一人，是差官模樣，頭戴緯帽，高提梁、通紅纓兒，身穿藍紗袍子，外罩紅青紗八團的馬褂，足登官靴，身高七尺以外，玉面朱唇，雙眉帶秀，二目神

光滿足，二十以外的年紀，精神百倍。他一見蘇永祿便帶笑問道：「蘇二哥，你來此何干？」蘇永祿聽見叫他，一看卻是粉面金剛徐廣治。蘇永祿、蘇永祿二人曾在徐勝家中會過的，今在此處見面，乃是故舊相逢。

書中交代：徐勝是從哪裡來的呢？原來是彭公在宣化府參了王連鳳，辦了馬萬春，因偶染風寒，便上了一個請假的折子，派徐勝押折差入都。這是他從京中回頭，皇上已有旨意下來，著彭公在宣化府養病，欽賜太醫兩名，賞假十日。徐勝帶家人徐祿方才在保安用了飯，一出門遇見蘇永祿，便問他來此何干？

蘇永祿把上項之事全皆說明。又說：「彩花蜂現今就住在古廟。」

徐勝說：「你為何不去拿他？」蘇永祿說：「我不是他的對手，如何能成功呢？」徐勝說：「我幫助你。徐祿，你先拉馬回宣化府等我交差，去吧！」家人答應去了。

這裡二人又吃了一會酒，天色已晚，便各帶兵刃，來至保安城外。走了有六七里路，已至這座古廟。只見滿天星斗，等到大約有二更時候，二人就躡上房去。蘇永祿說：「我在房上眺望，看你怎麼樣拿他。你須要小心，他的暗器傷人，最是厲害。」徐勝

說：「不要你囑咐，我准給你拿住，不能讓他跑了。」

徐勝跳下西房，聽這屋內有人睡覺，進了西禪堂之內，黑暗中看不真切，只聽炕上有人出氣之聲。徐勝過去按住，卻被那睡覺之人抓著胳膊，把他夾在肋下，來至當院，先掄圓巴掌，打了他兩個嘴巴，說：「混帳王八羔子，你彩花彩到吾和尚這裡來了，吾把你狗頭揪了下來。」徐勝聽見說話的是蠻子哥哥歐陽德，連忙說：「別打，是我。」歐陽德說：「打的是誰？」徐勝說：「我是徐勝。」歐陽德聽見說：「唔呀，你來此何干呢？」

蘇永祿從西房跳下來說：「徐爺，你叫人打了。」徐勝說：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這是我兄長歐陽德，那是上蔡縣的班頭蘇

永祿，是來拿彩花蜂的。兄長你從哪裡來？」歐陽德說：「吾是上徐州下書信的，勝家寨勝奎的孫女，給我徒弟武杰為妻了。

我得了回信，昨天在這廟內，因身體倦乏睡著了，及至醒時，不見了包袱，連婚書回信全被賊人偷去，還在吾和尚帽子上印了一朵梅花，上落彩花蜂一個。吾想他今夜必來，故作睡著了等他。」徐勝說：「這個賊真真可恨！」正說著，聽見東屋上有人說：「呔！今有你大太爺彩花蜂尹亮在此，已聽夠多時。你等哪個前來送死。」歐陽德、徐勝、蘇永祿三人聽見，齊拿兵刃要捉彩花蜂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